

语言规律 探索集

左思民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语言规律探索集

左思民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规律探索集 / 左思民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公司, 2014.9

ISBN 978-7-5100-8440-9

I. ①语… II. ①左… III. ①汉语 - 语言学 - 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5946 号



著 者: 左思民

责任编辑: 武作良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25

字 数: 422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8440-9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序

这里收集的多是作者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十多年来陆续发表的汉语语法方面的论文，内容大都直接或间接与体范畴有关。作者善于从理论的角度观察问题，分析语言当然也联系实际，但并不限于普通话，也兼及方言。对于体的性质、类别以及标记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体范畴表示的是事件存在或活动的类型，理应属于句子而不仅仅属于动词。传统语法把体当作动词的次范畴，这是因为许多印欧系语言的动词的形态变化能突现句子所具有静态或动态的特点。汉语缺少词形变化，作者打破传统的限制，提出新的见解，所论是合乎实际的。

语法范畴不是单纯依据事理或意义来划分对立项的。例如名词的“性”不是生物性别的翻版，但它也不是完全脱离客观现实而存在的。语法范畴中的对立（如阴性与阳性、单数与复数）有意义基础，但意义不是标准。语法范畴不但与意义相关，而且也涉及语用因素。比如有些语言把太阳看作阳性而把月亮看作阴性，显然包含了主观因素。作者强调体的意义基础，也注意到语用的影响，这正体现了他善于全面考虑语言事实的特点。

词类的次范畴都包含若干对立项，各种语言并不相同。英语名词的“数”有单数复数的区别，有些语言却不止两项对立，分类标准在于形式。本书作者根据汉语的特点，描写了对立项的形式和意义，给读者的启示不仅在于新的见解，而且在于提出的如何从句法、语义、语用三方面考察语法现象的种种见解。

张 斌

2013 年冬 时年九十又三

目 录

现代汉语体的再认识	1
话语语法研究的性质、范围和对象	104
关于“着”的几个问题	115
上海话时态助词“仔”的语法意义	137
论“(正)在”和“着”	146
论语气词“呢”的基本语法意义	160
动词重叠和时量	174
上海话中后置“辣海”的语法功能和性质	187
语法研究中应正确处理意义的分界问题	200
时间补语和“了、着、过”	210
论汉、英、日语中一些体标记聚焦特性的差别	223
普通话基本语气词的主要特点	237
论吴方言的持续体标记	250
虚词和词缀	274
论动词与“有终的/无终的”之关系	288
再论上海话的“仔”	319
再议上海话的“辣海”	334
预设是什么	350
上海话的“VV 结果补语”和“VV 看”格式及相关问题	363
跋	392

现代汉语体的再认识

一、引言

“体”，有人称为“时态、动态、动相、情貌、态”等，英语中称为 aspect，本文称为体。^[1]

下面所引的 1994 年版《国际语言学百科全书》对体的解释反映了当前语言学界对体的看法：

术语“体”（aspect）有狭义的一面，它指的是和状况（situation）结构有关或者和说话者对状况结构的观察（perspective）有关的语法范畴，它还有广义的一面，在此意义上它又涵盖了和状况（事情的状态）类别相关的词汇的和概念的（语义的）范畴。^[2]

从认为体仅是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概念的现象，发展到认为它可以是用虚词来表示概念的现象，乃至发展到认为它是语义现象，这代表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格”是名词或代词的语法范畴，可是菲尔默（Fillmore）透过这种现象看到了格的语义性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格语法——一种着重分析句子的语义关系的语法规则，从而大大扩展和加深了人们对格的认识。对格的研究可以有如此的变化，对体，对其他的语法范畴也应该进行同样的探究。

实际上，近年来对体不那么严格界定为语法范畴的做法已经影响到了国内的语法学界。表明这种影响的一个标志是陈平发表在 1988 年的一篇论文：《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他在这篇论文中说：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以阐释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组织结构，同时指出，要全面而真切地理解与时间性相关的语法现象，最好的途径就是将有关现象置于整个时间系统的框架之中、结合其他系统成分进行分析。这儿所说的时间系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语法范畴。一方面它由多种相关的语



义成分和语义关系结成纵横交错的语义网络；另一方面，这个网络结构伴随着相应的语法形式的特征。本文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先解析相关的语义内容，继而确定与有关语义特征相对应的语法表现形式。^[3]

尽管陈平认为体本质上是语法范畴，可是在这篇论文中，无论是他着重论述的“时相”，还是另外两元“时制”（本文称为“时”）和“时态”（本文称为“体”），他都是从意义角度来解释的。请看下列引文：

一、句子的时相（phase）结构，体现句子纯命题意义内在的时间特征，主要由谓语动词的词汇意义所决定，其他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也起着重要的选择和制约作用，其中宾语和补语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二、句子的时制（tense）结构，指示情状发生的时间，表现为该时间与说话时间或另一参照时间在时轴上的相对位置。三、句子的时态（aspect）结构，表现情状在某一时刻作处的特定状态。^[4]

该文在论述内容上明显地表现出了重意义轻形式的特点。这表现为：①情状类型（即根据句子的时相结构特点划分出的类别）是意义类别，②时的分类是逻辑分类，③体的分类实质上也是逻辑分类。

可见，陈平在《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一文中对时相、时、体等的研究其实是立足于语义的研究。如果我们不评述这篇论文本身的得失，只评价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那么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他这样做不可谓不合乎潮流。然而他把现代汉语的时间系统说成在本质上是语法范畴，却显得和他的研究不一致。在这里产生了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念转变期中的常见现象：新的思想观念出现了，但是旧的理论框架一时还无法全部放弃。

现代汉语的事实表明，在体的研究中只局限于有语法标记的部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正如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的总论中所说：

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

……后者如表示复数的“们”，表示完成的“了”。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缺少普遍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不用，有的场合甚至不能用。例如：“工人们和农民们，工

人和农民们，工人和农民”，是同样的意思，都是不止一个工人，不止一个农民；“他们是工人”，“工人”是复数，但是不能加“们”。“你看见[了]没有？”和“我已经知道[了]，你甭说了”里边的加括号的“了”都是可以用可以不用的。^[5]

这里所谓的“或者不作表示”，是指没有用形式标记来表示。请看下列例句：

(1)《社戏》里写“我”早年看戏，感到索然寡味，却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场……（高2，p.33）（“等待”的下划线系笔者所加）^[6]

(2)本来是蛇虫蜿蜒、荆榛遍地的荒凉小岛，他们经过艰苦劳动，在上面建起了坚固的营房，辟出了林荫大道，种上了笑脸迎人的各种花卉和鲜嫩的蔬菜；还建起畜栏，竖起鸽棚；又从海里摸出了石花，堆成小岛的美术图案。（高2，p.152）（句中的下划线系笔者所加）

例(1)中的“等待”后没有出现助词“着”，但是可以加助词“着”，加不加“着”都有持续义。例(2)中的“经过、建起、竖起、堆成”后面都没有出现助词“了”，但是可加助词，加不加都有实现意义。尤其是例(2)中，和“建起、竖起”这些不用标记的形式构成对照的有带上“了”的“建起了、辟出了、种上了”，和“堆成”形成对照的有“摸出了”，这些现象说明了没有语法标记的动词在句子中也可以表示体的意义。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上述例句中助词“着、了”等可以相当自由地隐现。难道我们能够说有助词时有体意义，没有助词时就没有体意义吗？这显然说不通。

《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现象在现代汉语中是屡见不鲜的，正视这些现象，就不应该否认在现代汉语中确实存在着属于语义范畴的体。

如果对语言现象作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还会看到体和怎样使用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即和语用有密切的关系。请看下列句子：

(3) a. (儿子当着父母的面说：) 我保证再也不说这种话了。

b. 父亲问：昨天你是怎样说的？

儿子答：我说：“我保证再也不说这种话了。”

例(3)a“我保证再也不说这种话了”中的“保证”具有现在进行的时、体意义，而b中直接引语里的“保证”则不具备这些时、体意



义。这两个句子的语法构造完全相同，所用的词语也完全一样，但是前一句有进行的体意义，后一句却没有这种体意义，其间的差别不取决于句子的语法、语义构成，而取决于说话者怎样使用句子。值得注意的是，句子中传达这种“现在进行”意义的谓语动词不能带任何形式标记。显然，如果我们把目光局限在体是一种用形位即形态变化表达的语法范畴，则根本无法讨论这种在句子的使用中产生的体意义的问题。

综上所述，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现代汉语的实际出发，我们对现代汉语中体现象的研究应该从语法范畴扩大到语义范畴乃至语用范畴。

有鉴于此，本文给出如下的体的定义，试图满足这一新的需要：

体是用语言手段传达的事物某状况的保持或变化以及保持或变化的方式。

对这个定义有必要作一些解释：

1. “用语言手段传达”，是指通过运用语法手段、词汇手段乃至词汇意义或句义加以指示展现。世间万物都在运动之中，都有其特定的运动方式，但这只是纯客观的现象，其中的任何一种都还称不上是体。所谓的体，是人们用主观反映这些客观运动，或者自我展示自己的言语行为的结果，并且都必须通过语言加以概括或者体现。换言之，体是一种受语言严密约束的现象。

举例来说，现代汉语中的谓词能够表示体意义，有一部分动词表示的是动作达成的意思，这一类动词在词义上就包含了实现体的内容，可以称为实现体动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a. 可以在后面接上助词“了”，b. 不可以在后面接上助词“着”，c. 不可以在前面加上副词“正在”或“在”。不过这些动词的主要功能是表达动作意义，而不是充当体的标记，因而没有演化成副词或者助词等专任的体标记。实现体动词有“发现、发明、看见、认识”等。^[7]

然而动词只是静态单位，在现代汉语中，体意义得通过动态单位即句子表达出来，谓词本身的体意义必须通过入句才能发生作用。例如：

(4) 那盏灯一直亮着。(助词“着”用在非实现体形容词后面表示持续体)

(5) 大家讨论过这个方案。(助词“过”用在非实现体动词后面表示经历体)

(6) 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起来。(虚化的趋向动词“起来”用在非实现体动词后面表示起始体)

(7) 大家还没有讨论这个方案。(副词“没有”用在非实现体动词前面表示未然体)

(8) 这一段话指出《史记》《汉书》所以受人重视的两个原因。(“指出”是实现体动词,其后可加“了”而未用,进入句子后它使得整个句子也表现出实现体意义)^[8]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一个人看到一盏灯正亮着,他的脑子里可以产生相应的反应:灯正亮着;如果他知道某个文件已经讨论过了,他对这件事也会有相应的认知感受:某文件曾经讨论过。但是如果他只是在脑子里这样想,而不通过语句表达,那我们无法把他的这种思想反应看作体的。

由于体是用语言手段传达的现象,因此每一种语言用多少手段,以怎样的方式来标记体的意义,表达哪些体的意义,都受到这种语言的特点的制约。我们无法仅凭一个体的意义分类系统来预言某种特定的语言中会有什么体,该语言中的某种体具有什么特点。斯拉夫诸语言如俄语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前缀、后缀等)来标记体意义,汉语则主要用助词来标记体意义。俄语动词通过形态变化只表示两种体类型:完成体和未完成体。汉语的助词则可以表示至少五种体。^[9]英语中用 be 加上动词的现在分词来标记进行体,然而这种形式只适用于表示活动的保持,不适用于表示性质的保持,因此我们可以说“The dog is running. The flower is red.”,但是不能说“The flower is redding.”。相比之下,现代汉语中的助词“着”既可以表示活动的保持,又可以表示性质的保持。

2. 事物,是指交际中所谈论的对象。交际中谈论的对象主要分成两大类:a. 句子主语或者主谓谓语当中主语所指的对象,b. 句子所表示的说话人的想法、看法、判断等。例如:

(9) 张教授指导着这项研究。(“张教授”是句子主语所指的对象)

(10) 这里诞生过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某个特定的“这里”是句子主语所指的对象)

(11) 英语他学了三年。(某个特定的“他”是主谓谓语中主语所指的对象)

(12) 我不想去。(“我不想去”是句子所表示的说话人的想法)

(13) 大家接受他的观点了。(“大家接受他的观点”是句子所表示的说话人的看法)

(14) 这里的部件肯定被人换过了。(“这里的部件肯定被人换过”



是句子所表示的说话人的判断)

3. 状况,是指事物的某种属性。从汉语的情况看,状况可以分成三大类,即:活动、性状、关系,其中活动包括动作(含思想、判断等)与变化等,性状包括性质和状态(状态指动作遗留的结果),关系指包括、被包括、等于等各种联系。在现代汉语当中,活动一般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或者句子表达,性状一般用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或者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表达,关系一般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表达。例如:

(15) 爸爸教了我不少做人的道理。(动作)

(16) 作战飞机发展到第四代了。(判断,动作的一种)

(17) 水开了好几分钟。(变化)

(18) 苹果熟了。(性质)

(19) 门开着就跑出去玩了。(状态)

(20) 铁是一种金属。(关系)

(21) 五加三等于八。(关系)

4. 保持或者变化,保持是指状况的维持或不存在,变化是指状况的结束或开始。可见,保持和变化具有对立的关系,因此也可以采用正负两值的对立来表示这种关系,即: $\pm$ 保持或者 $\pm$ 变化, $+$ 保持 $=$ -变化, $-$ 保持 $=$ +变化。现代汉语中用助词“着”标记的持续体属于状况维持这一类,用副词“没有”标记的未然体属于状况不存在这一类,而用助词“过”和“了”分别标记的经历体和实现体分别属于状况的结束类别和开始类别。

5. 保持或变化的方式,是指保持的特点或变化的特点。比如同是保持,虚化的趋向动词“下去”表示的是动作还要继续,如“说下去”;助词“着”则不表示动作还要继续,如“说着话”。同是变化,虚化的趋向动词“起来”表示的是量的渐变,如“热起来”;助词“了”则不表示量的渐变,如“热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在语法、语义、语用等几个方面来研究现代汉语的体,然而囿于种种限制,本文无法对汉语中的体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实际上本文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对现代汉语的体作全面系统的研究,或者讨论如何从语法、语义、语用等几个方面来研究现代汉语的体,而是依据上文中所谈论的对体的新看法,指出两个个人认为很有认识价值的现象:

1. 汉语中的体标记是多功能合一的,并且可以作多种形式的复叠,因此汉语的一部分体在表达时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2. 在汉语中存在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体——表现性体和实施性体。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人们研究的体都是表现性的,这种性质的体可以有各种标记形式,长期来主要是语法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之下,实施性体则只有零标记形式,它的产生虽然离不开语法和语义因素的制约,但是主要受制于语用因素。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提出这些观点来引起大家的思考或者讨论。我认为,通过这样的思考或者讨论不仅可以达到对汉语中体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而且也会引发大家的一些理论探讨。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我就感到满足了。

本文的内容安排大体如下:

1. 第一部分讨论表现性体的标记以及标记的特点。由于这类标记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心所在,所以如果能够澄清与这些标记有关的模糊看法,指出一些以往经常被人们忽视的现象,便非常有助于拓宽和加深对现代汉语中表现性体的认识。这部分由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构成。

2. 第二部分讨论实施性体。这一部分主要论述汉语中实施性体和表现性体的区别以及表现性体的产生条件,由第五章构成。

文章的末尾是第六章结语,主要是对本文观点做一个小结,并且提出一些不那么成熟的想法。

注释:

[1] 对体这种现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戴维·克里斯特尔主编的《语言和语音学基础词典》中定义为:

aspect (ual) 体(的)对动词作语法描述的一个范畴(与时和语气一起),主要指语法标志动词表示持续或表示活动类型的方式。(p. 41)

R. R. K. 哈特曼、F. C. 斯托克著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说:

aspect 体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用添加前缀、后缀或变化中间元音的方法来表示。“体”表示的时间概念不多,而是表示所叙述的动作的类型和动作是否持续。(p. 30)

杰克·理查兹、约翰·普兰特、赫迪·魏伯编著的《朗曼语言学词典》界定为:

aspect 体语法的一个范畴,表示动词所指的行为处于何种状态,是进行之中的还是习惯性的,是重复的还是暂时的,等等。体可以由前缀、后缀或动词的其他变



化来表示。助动词也可以表示体，英语正是这样。(p. 20)

上述定义的共同特点是认为体是一种语法范畴。关于什么是语法范畴，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说得很明确，他说：

人们把用形位表达的概念叫作语法范畴。

例如性、数、人称、时和语气，疑问和否定、从属、目的、工具等在用特殊形位表达这些概念的语言里都是语法范畴。每个人都可以诉诸他的语言学知识来判断它的数目有多大和它的不同性质。各种语言的形位多少不同，因此它的范畴的数量也自然不同。一种语言，如果像前一章所说，语法越少，它所能有的语法范畴也越少。但是有些语言的语法范畴却很多。

不管我们考虑哪种语言，语法范畴都只按它们所由表达的形式来确定。在古代希腊语里有一种语气叫作愿望语气，它有些用法跟法语的假定语气相当，大致用来表示愿望。没有特殊的形式表达这种语气的语言，我们没有权利说它有这种语气。(房德里耶斯《语言》，p. 99)

他并且还说：

斯拉夫族语言曾长时期保存着这种体对时的优势，一部分直保存到现在。在这些语言里，任何动词都属于一个“体”的范畴。体是动词的特征，并决定动词，正如过去时和将来时是法语的特征一样。这是俄语和法语的主要差别，法国人学习俄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房德里耶斯《语言》，pp. 109-110)

可见，房德里耶斯的观点是法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畴。

综合上述说法，结论是只有用语法形式作标记的时候，才能承认体的存在。

对上述的限定现在有了不同的看法。李宝树在《法语动词的时、体与式》一书中说：

早在一九三七年，当代语言学大师古斯塔夫·纪尧姆(Gustave Guillaume)就在名为 *Thèmes de Présent et Système des Temps en Français* 一书中指出：“体是一种语法概念，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它一直被法语传统语法所忽视。”诚然，像“体”这样一个重要的语法范畴，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在传统语法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甚至当代著名的语法学者达穆雷特(J. Damourette)和皮雄(E. Pichon)在他们合著的名为 *Essai de Gramm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这样一部全书共分七卷的洋洋大观的法语语法巨著中对法语动词的“体”也是只字未提。(p. 1)

他又说：

“体”这种语法范畴不仅存在于法语中，而且还存在于英语、德语以及其他语言中。可见，在不同的语言中，“体”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法语动词的“体”并不像斯拉夫语族的语言的动词的“体”那样明显地表现在动词的词形上罢了。(李宝树《法语动词的时、体与式》，p. 2。)我认为李宝树把通过动词的意义表现出来的体称为语法范畴有欠妥当，这种体应该归入体的语义范畴。

李宝树还说：

应该指出，法语动词的“体”，总的来说，往往通过自身的语义反映出来。

……一九七八年五月，法国梅斯大学句法分析中心（Centre d'Analyse syntaxique de l'Université de Metz）召开了一次有西方著名语言学家参加的关于“时”与“体”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该研究中心把教授、专家、学者们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汇编成一本书名为 *La Notion d'aspect* 的语言学著作出版，引起了语言学界很大的重视，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近年来法国出版的语法书中，不少语法学者均用一定的篇幅对“时”与“体”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李宝树《法语动词的时、体与式》，p. 7）

这说明，现代语言学对体的看法已经不再局限在“形位表达的概念”的范围之内了。

[2] 1994,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p. 240.

[3] 陈平《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6期，p. 401。

[4] 同上。

[5] 《现代汉语八百词》，p. 1。

[6] “高2”是“高中《语文》第2册”的简称。同理，“高1”是“高中《语文》第1册”的简称，“高3”是“高中《语文》第3册”的简称。其余依此类推。

[7] 马庆株在《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一文中以能不能带助词“着”为标准，区分出了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非持续动词不能带“着”，可知其中的相当部分是实现体动词。例如：

死、伤、断、知道、合并、出现、成立、看见、听见、遇见、解开、离开、分开、办成、画成、记住、提出、修好、学会、钓着（zháo）、吃饱、叫醒、写完、干完、说明白。

马庆株的分类很有启发性，也很有道理，但是他在分类的时候没有把副词“正在”和“在”作为区别框架，这似乎是一个疏忽。在他分出的非持续动词中有一些可以前加“正在”等，这说明它们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非持续动词。例如我们可以说：正在合并、正在出现、正在成立。因此“合并了一年”仍然可能有两种含义：①合并结束之后已经有一年，②合并的过程持续了一年。“成立了一个月”也是如此。至于“出现了一分钟”好像只有一种含义：出现的过程持续了一分钟。

郭锐给动词的过程结构作分类的时候，采用了“在（正在）”这一框架，因此就框架设计的周全性而言优于马庆株。他在《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载《中国语文》1993年，pp. 410-419）一文中给《动词用法词典》所收的1328个计2117条动词作了分类，共分出五大类：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点结构。其中可以算作本文所说的实现体动词的有：

1. 前限结构动词，它的语法特征有：可后带虚词“了”，可后带时量成分，不可后带“着”，不可和“在（正在）”以及“过”组合。例如：

认识、认得、知道、晓得、熟悉、了解（1）、当心。



2. 双限动词中的 Vcl 类，它的语法特征有：可后带虚词“了”，可后带时量成分，可以和“过”组合，不可后带“着”，不可和“在（正在）”组合。例如：

放心、害怕、懂、忽视、讲究、明白、轻视、顺从、误解、喜欢、相信、姓、拥护、准许、重视。

3. 点结构动词，它的语法特征有：可后带虚词“了”，可后带时量成分，不可后带“着”，不可和“在（正在）”以及“过”组合。例如：

毕业、出来、到、到达、丢、发明、获得、结婚、开始、断、抛弃、碰见、取得、失败、死、损失、完成、忘、牺牲。

我认为郭锐的分类未能完全依照既定的方案进行，例如“结婚、抛弃、失败”都能前加副词“正在”，把它们归入点结构动词似乎不太合适。

[8] 在带实现体动词的肯定句中，实现体似乎是无法取消的。已知上例（8）“这一段话指出《史记》《汉书》所以受人重视的两个原因。”带有实现体，这一点一般人都能承认。可是若说下面的句子也带有实现体，恐怕许多人会反对。如：

（1）这一段话将/会指出《史记》《汉书》所以受人重视的两个原因。

究其原因，大概是认为“将、会”之类已经表示了将来的意思，便自然抵消了实现的意思。其实将来和实现并不矛盾，上句中用了“将/会指出”，表示的是“将来会实现”，也就是“将来会让‘指出’这一行为得以实现”。有人可能会以在句（1）中“将/会指出”后面不能使用助词“了”为证据，证明句中的“将/会指出”不表示实现意义，然而本文第三章中将会指出，当以说话时间或者某一行为的发生时间为参照点的时候，助词“了”只能标记先时。可见，现代汉语中缺乏的是表示“将来实现”的标记手段，但这并不能证明“将/会指出”中的“指出”所包含的实现意义被“将”、“会”等所抵消。

[9] 现在大多数学者承认的现代汉语的体有六种：完成（实现）、经历、持续、起始、继续、短时。我认为短时不是体，有关论述见本文第二章。

二、体标记

体标记是主要用来指示体意义并且结合面广泛的语言形式或者说语言手段。所谓“主要”，是指功能上主要。所谓“指示”具有两个限制：第一，必须自足，可以独立承担指示的功能；第二，必须直接，不是以隐含的方式作间接的表示。所谓的“独立”，是指这些标记在语法层级上的地位不低于词，即不是合成词中的一个语素。^[1]所谓的“结合面广泛”，是指能够容易地和大量语言单位（比如动词）组合。所谓的“语言形式或者语言手段”，既包括语法手段，也包括词汇手段。根据观察，体标记（不包含零标记）只能指示表现性体，不能指示实施性



体。因此，所谓的体标记只是表现性体的标记。

现代汉语中的体标记由如下部分中的有关词语组成：

① 助词，② 语气词，③ 副词，④ 虚化的趋向动词。

有一些词语或语法形式是不是体标记不易断定，有必要予以甄别。现在讨论如下。

1. 将、要、快、将要、就要、快要、即将等

吕叔湘、龚千炎认为这些词主要表示体意义（如龚千炎的说法有：“将行时态、即行时态”），且意义虚化。以此为据可以把它们列入体标记。^[2]其实，“将”等的主要作用是表示“将来”。按照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将来”这种意义不属于体范畴，而属于时（tense）范畴，“时”不和“持续、完成、经历”等对立，倒和“过去、现在”等对立。因此“将”这一类词无法算作体标记。

认为“将”这一类词主要表示时，而不表示“将行、即行”等体意义，并不意味着它们和体意义的表示没有关系。由于“将”等总是表示未来会有但现在尚不存在的事情，因此它们在表示将来时的同时，又间接表示了“未然”这一种体意义。例如：

（1）第26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将要在这里举行。

（2）可是，在这些日子里，在志愿军就要跟他们分手的日子，深深的离情却牵着他们的心。（高2，p. 90）

（3）火车快要到站了。

（4）新品即将上市。

但是，“将”等的基本作用并不是表示“未然”，“未然”这一层意思是因为和“将来会有”的意思相对立才被分析出来的。这一点通过“将”等词和否定副词“没有（没）”的比较就可看出，“没有（没）”才是以表示“未然”为基本职责的副词。例如：

（5）新品即将上市。

（6）新品没有上市。

据此，“将”等不是体标记。

2. 表示陈述语气的“呢”

这个“呢”往往被看作表示活动的进行或性状的持续。^[3]但是这种进行意义或持续意义其实不由“呢”标记，例如：

（7）爷爷在下棋呢。



- (8) 爷爷下着棋呢。
 (9) 爷爷下棋呢。
 (10) 爷爷要下棋呢。
 (11) 爷爷刚才还和老张头下了一回棋呢。
 (12) 爷爷年轻时和国手下过棋呢。

上面六句末尾都有“呢”，但只是在前三句中标记了动作进行的意思。尤其是例(7)、(8)，句子去掉“呢”之后进行的意味仍很明显，可见这两句中进行的意义不由“呢”标记。只有例(9)中的“呢”不能去掉，一去掉则进行义便消失了。尽管如此，我认为例(9)中的“呢”本身并不表示体意义，理由为：这六个句子中的“呢”其实意义相同，即表示“我认为你没料到”。例(9)这种零标记带“呢”的句子之所以会有动作进行的意思，乃是贯彻省力原则的结果：“下棋呢”可以看作是“在下棋呢”的省略。这类句子一般只出现在口语交际当中，由于语境的制约明显，去掉“在”也能明白无误地让听话者知晓说的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零标记的句子带上“呢”后表示动作的进行，在语法上受制于动词的特点：不能带“着”的动词不能这样用。比如：

- (13) *小王发现恐龙蛋呢。
 (14) *小王害怕呢。

单音节光杆动词看来也不能这样用。比如：

- (15) *爷爷睡呢。
 (16) *老师画呢。

试比较：

- (17) 爷爷睡觉呢。
 (18) 老师画画呢。

因此，表示陈述语气的“呢”不是体标记。

3. “来着”

这个词往往被看作表示体意义，但究竟表示什么体意义则看法不尽相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认为它表示事情过去不久，《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它表示“曾经”，房玉清认为它表示过去的进行和持续。我认为“来着”不表示体，它既表示语气，又是过去时的标记，意义为：

